

“国家地理”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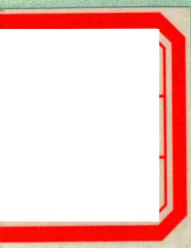


Lake Como

科莫湖

【塞尔维亚】思尔江·瓦里亚莱维奇 著

陈燕琴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塞尔维亚当代文学精选”系列

KEMO HU

Lake Como

科莫湖

【塞尔维亚】思尔江·瓦里亚莱维奇 著

陈燕琴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莫湖/(塞尔)思尔江·瓦里亚莱维奇(Srdan Valjarevic)著;陈燕琴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1.

(塞尔维亚当代文学精选)

书名原文:Lake Como

ISBN 978-7-5396-5851-3

I. ①科… II. ①思…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塞尔维亚-现代 IV. ①I54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0015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161596

Lake Como

Copyright © 2009 By Srdan Valjarevic

Published in China by arrangement with Geopoetika Publishing, Belgrade, Serb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Anhu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塞尔维亚当代文学精选”系列中文版,由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乔治波蒂卡出版社与中国安徽文艺出版社携手打造。

出版人:朱寒冬

出版策划:朱寒冬

责任编辑:曾冰姚衍

装帧设计:张诚鑫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销部:(0551) 63533889

印制: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0551)63813778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6.125 字数:160千字

版次: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思尔江·瓦里亚莱维奇，塞尔维亚著名作家，1967年出生于贝尔格莱德。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曾出版小说《面包边的叶子》《桌边人》《冬之日记》和诗歌《乔·弗雷泽和他的49首诗》等作品。作品多以研究人的心灵和探索孤独、找寻身份为主，至今已被翻译成瑞典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10多种语言。

陈燕琴，安徽大学外语学院教师，
2004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外语学院英语
专业，获学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安
徽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获硕士学位；2007年留校任教至今。
期间出版长篇译著一本，编写省级大学
英语规划教材两本，发表论文及主持参
与校级、省级科研项目若干，2015年
获得安徽省第二届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
一等奖。

出版策划：朱寒冬

责任编辑：曾冰 姚衍

装帧设计：张诚鑫



Lake Como
科莫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Acknowledgement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book has been made possible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Republic of Serbia



Република Србија
Министарство културе и информисања



这是十一月初的一个星期二,温暖而又晴朗的一天。对于所发生的一切我至今都不甚了了。我此刻正坐在瑞士航空飞往苏黎世的飞机上,在那里我将转机去米兰。在米兰会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将我带往科莫湖的贝拉焦。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我在贝尔格莱德就已经轻松地拿到去往意大利的签证了。我揣着护照、一点钱和来自外国基金会的一封邀请信就出发了。对于外国基金会来说,我不过是一个来自破败的塞尔维亚的且处境悲惨的青年作家。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就给了我在科莫湖长达一个月的居住权,在这一个月里,我可以在那里安心工作、静心写作。我不想去深究这些事,这毕竟是他们的安排。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对静心写作完全没有任何兴趣,一点都没有,因为我已经不打算出版自己的书了。在塞尔维亚,我的处境确实挺糟糕,但也没有糟糕透顶,至少可以做点零活来保证自己收支平衡,勉强度日。要说我还会写点东西的话,那也就是时不时地为一家日报写一点小故事。我的那点微薄收入主要就花在喝酒上,其余的还要去付房租和吃饭。虽然我常常宿醉,但是也没出什么事。我从来就没有

指望靠写作赚的那点钱来过日子。偶尔,我也会在小笔记本上记录自己的生活,但那也只是随手写写,从没认真想过要去把它发表出来,我也没那个雄心壮志。当收到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寄来的邀请我去科莫湖的意向函时,我正在一边喝酒一边写着自己将要创作的小说的梗概。因此我在邀请函的回执上表达了自己要在那里写本小说的打算。我的朋友弗拉达帮我把小说梗概翻译成了英语,并帮我与基金会取得了联系,最后又以我的名义寄回了表格。我经常和弗拉达在一起喝啤酒,顺便向他讨教一点英语。很快我们就等到了回音,我拿到了正式邀请函,并准备出发了。当时,很多塞尔维亚人都打算离开自己的国家,其实这些年一直都是这样。托朋友弗拉达的福,我将离开这里长达一个月,其实他也应该去,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他帮我做的。

在机场我检查了自己随身的背包,我也不知道自己带了什么,我是在喝得醉醺醺的情况下收拾打包的。现在我才意识到,果然很多东西都忘带了。我一件一件地数着忘带的东西:一本书、若干地址、卫生用品、夹克衫和毛衣。不仅如此,我更清楚地知道,一旦我到达目的地,就会发现有更多的东西被我落下。算了,已经这样了,再想也没什么意义。在听着前座两个女孩聊天的时候,我还醉意未消。这两个女孩是到瑞士旅游的,从她们的谈话中我知道她们其中一个是歌手,而且在塞尔维亚人集聚的餐馆里唱歌。她说:“一个月只要付我四万法郎,我就可以买一栋房子、一个车库、一辆车和一个游泳池,有这些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我昏昏欲睡,便闭眼小憩。想着生活给我带来的这些惊喜简直棒极了,因为没有这些话我会疯的,一定会的。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和朋友在林荫大道旁格林市场的一家餐馆吃饭。我们和往常一样地喝酒,但是那天有所不同,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更加尽

兴,因为他们是来为我送行的。我们中没几个人出过远门,我们都不是那种愿意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背井离乡的人,我们也没钱出去旅游。所以,我们一直喝到深夜。快散场的时候,一个朋友让我喝了很多的水来解酒,希望第二天在飞机上我能稍微舒服点。这一切其实直到我坐上飞机才慢慢记起。这时我前座的歌手又说了一句:“真可恶!看样子他是不会和那个可恶的女人离婚了。”她所指的应该是她一直和邻座谈论的那个男人。

空姐拿来了装在塑料盒里的食物,我却想找她要点啤酒。她说除了果汁、白开水、茶和咖啡之外,不提供啤酒。我说我真的想喝一点,钱不是问题,我可以自掏腰包。我还告诉她我昨天醉一宿,此刻真的需要一点啤酒。我们用英语交谈着,她却一直重复着“没有啤酒”。如果我晕机的话,她可以给我提供一些药片。我只能再次告诉她我醉了,感觉晕晕乎乎的,只想要点啤酒,不需要药片,只有啤酒才能让我清醒,而她居然就这么站在那里听着我说,面无表情。最后,她对我说了几句德语,然后走了。过了一会儿,她转回来了,不过身边多了一位蓄着胡须的高个子同事。他礼貌地对我笑了笑,用英语问我出了什么问题。

我回答道:“没问题,我想喝点啤酒。”

“我们有白葡萄酒、小瓶的威士忌和伏特加。”他回答道,“如果您真的需要啤酒,您得付钱。”

我诚恳地回答他:“钱不是问题,也不是我非要喝点什么烈酒,我昨天晚上醉了一宿,只有啤酒才能让我舒服点,就是这么回事。”

他笑了笑,对站在他旁边的空姐用德语说了些什么,她也笑了。

“好吧,看样子是一个酒还没醒的人,其实我有醉意的时候也想喝点啤酒,我能一次喝掉好几瓶喜力呢。”他说。

“如果您能给我来三瓶的话,那就太棒了。”

“只要三瓶吗?”他轻声问。

“是的,我确定三瓶够了。”

“好了,一切都解决了,我们会安排好的,祝您旅途愉快。”他又给了我一个微笑。

我回答道:“太好了,谢谢。”

他们最终给我拿来了三瓶啤酒,我付了钱,事情就这么解决了。空姐也礼貌地对我笑笑。就着塑料盒里的快餐,我很快就喝光了一瓶,然后又几大口解决了第二瓶,这下全身都轻松了。飞机还在飞,我看着窗外的云,天气很不错,飞机飞得也很平稳,当我喝完第三瓶时,飞机也降落了。

在苏黎世机场我没待多久,也就是在候机室等二十分钟而已,但我发现我是整个候机室里唯一没有手机的人。他们都在打电话商谈着生意,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要不然,他们就是靠打电话来消磨时间吧。管他们呢!因为实在是太无聊了,所以我前后去了三次洗手间:一次是方便,两次是为喝水,顺便洗个脸。当我最后一次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好几个“生意人”都在上下打量我。当一个人与众不同的时候,肯定是会引起别人反感的,尤其是在机场。但这肯定是有原因的。他们可能以为我是恐怖分子,携带炸弹的人,或仅仅是有飞行恐惧症的人。但事实上我纯粹是无聊才去的洗手间,况且也不过去了三次,并不多。很快我就登机了,然后飞机起飞。我在飞机上喝了点矿泉水。短暂的飞行后,飞机降落在米兰附近的马尔本萨机场。我抓起随身带的包,顺利地通过了海关和边检。我只需要给他们看来自基金会的邀请函,一切就会非常顺利。一切当然会很顺利,因为我手里握着的可是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邀请函。出了机场,我看见一位手里拿着有

“贝拉焦中心”标语的男士，标语下面还用大写字母写了我的名字。我朝他挥挥手，他立刻走过来，俯下身就要帮我拎包。

“哦，不需要，我自己来拎。”我说。

他说：“不、不，这是我的工作。”

“没关系的，包不重，没问题。”

“对不起，先生！这是我的工作。”他说得很严肃。

我便不再坚持了。他一把抓过包放在自己的肩膀上，指了指我们要去的方向。我生平第一次觉得走在这个拎着我东西的男士后面，自己挺蠢的，蠢得像个绅士。真的是愚蠢至极。不过看上去倒也不太糟糕，因为我和他像是在做游戏——抢包的游戏。是的！然后我们来到了一辆箱式客车前面，他为我打开车门，我便进去稳稳地坐下了。车里的座位和飞机上的一样舒服，大概开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外面的天已经黑了，浓雾夹杂着细雨裹住了黑夜。除了旁边的车和车的前照灯，我什么也看不见。我不自觉地开始打盹，不经意间却从车的后视镜里看到了司机的奇怪的眼神。他一定认为我言行举止太过奇怪——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因为我一打瞌睡头就垂下来了，又或许他期待见到的人压根就不是我这样的，而是一个年纪更大的。一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终于到目的地了，这时他才对我说：

“好了，这里就是贝拉焦了。”

“好地方啊，看上去不错。”我说。

这真是一句毫无意义的话。我什么也看不见，却说了这样一句话。其实我们俩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过是礼貌的寒暄而已，确实没什么意思。外面几乎一片漆黑，高耸的大山和房顶的轮廓还有远处科莫湖的湖水都淹没在黑暗中，只能看见一点昏暗的路灯。夜已经很深了，周围也没什么人。我们走到山脚下，穿过一扇巨大

的铸铁门，门随后就关上了。然后我们来到了一座大房子前，房子上写有“玛拉尼斯别墅”的字样。一位自称贝拉的女士出来迎接了我们。她个头不高，留着短发，年纪稍长，是别墅也是别墅后山的主人。我们很快熟络起来。她给我看了一楼的书房，随后便带我上楼去看我在接下来一个月时间内将要待的房间。她邀请我到主别墅——塞尔贝罗尼别墅用餐，并指了一条通往那里最近的路，然后就走了。这并没有占用太多时间，我们的对话很快就结束了。我放下包，想先把一切安顿好再说。环顾四周，这屋子里的一切——床、橱柜、墙和椅子都是白的，看上去不错，屋里还散发着一股类似薰衣草的味道，又或者是薄荷茶的味道，我也不确定。我换了件衣服，便去了塞尔贝罗尼别墅用餐。那里已经有人在招待我了。我吃了点牛排、米饭和胡萝卜，喝了几杯红葡萄酒，然后又喝了几杯矿泉水。我的侍应告诉我不要急，不介意我慢慢享用，所以我又让他给我多倒了点酒。他告诉我这里一日三餐供应的时间，并说用不了几天我就会熟悉这里的一切，到那时也就不会再需要任何人帮忙了。吃完饭和他告别后，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屋子。

我想起随身带的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打开收音机我搜到一个电台，电台正播放着悠扬的音乐。然后我走进浴室，把浴缸放满水，准备好好地泡个澡。浴缸比我身子还要长，因此我可以躺得更深一点，于是我伸了伸腿，把整个身子都浸泡在热水中。我盘算着：“反正大多数时候我对生活都没什么计划和安排，既来之，则安之，我倒不如好好看看科莫湖上这家玛拉尼斯别墅到底是什么样！”

泡完澡后，我舒服地躺在宽大的双人床上，又开始鼓捣我的收音机。有一家长波克罗地亚电台正在播报贝尔格莱德游击队篮球俱乐部击败了萨格勒布篮球俱乐部。比赛本身其实不是我关注

的,让我惊讶的是我能听懂新闻里播放的每一个单词,那毕竟是我的母语。虽然这些年我的祖国战乱连连,但我仍然可以清晰地识别出我的母语,这是任何事都改变不了的……

伴随着接下来的新闻播报和轻柔的克罗地亚音乐,我渐渐地进入了梦乡。对我来说,小收音机能带给我一种奇妙的感觉,那就是:无论你把它放在胸口还是耳边,也无论里面说着什么语言,你总会感觉有人在耳旁对你窃窃私语,引你入梦乡。



2

我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早上十点，长途的跋涉和前夜的宿醉让我太累了，所以这一觉算是好好地补回来了。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太快了，现在我才算完全地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连空气中的味道都显得那么陌生。突然我听到有人敲门，一位女侍者走了进来，问是否可以打扫房间了。我赶紧转过身闭上眼，假装正在熟睡。她见状便轻轻地退出去了。这里的早餐只供应到早上九点，此时我几乎可以断定，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与早餐无缘了，很显然我一定会睡过头。起床后我来到楼下的书房，靠着桌子坐下并为自己冲了一杯咖啡。打开窗户，碧蓝宽阔的湖面和塞尔贝罗尼别墅里巨大的绿色花园映入我的眼帘，远处，朵朵灰云之下，积雪就像给灰色的山体戴上了一顶洁白的帽子。霎时间，各种色彩相互交映，喷薄而出。周围的空气很湿润，这里的一切都如此静谧。我又打开我的小收音机，就着电台里传来的意大利音乐，我开始享用我的咖啡。

突然有那么一瞬间，我发现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的陌生而又好笑：此刻，我正坐在一栋别墅一楼的书房里，旁边摆着电脑、打印机和摆放很多百科全书的小书架——当然也有其他的书。我可以随

时用咖啡机,随时喝冰箱里的果汁和矿泉水,享用桌子上果盘里的新鲜水果。我打开电脑,慢慢地回忆着电脑是如何操作的,其实几年前我学过如何在电脑上写文章,但是我基本上还是习惯用打字机,更多时候我会用圆珠笔或派克钢笔来手写。我不知道这是出于习惯还是因为缺钱,靠写作赚的那点钱根本就不够买电脑和其他贵重的东西。我写作赚的可怜巴巴的钱都被我两次旅行用光了。一次是去了希腊群岛,在雅典和比雷埃夫斯闲逛;另外一次是去了安达卢西亚,也是跟一个朋友随处走走而已。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这些可比一台电脑重要多了,至少我可以靠写作赚点钱去旅游。如果我能靠圆珠笔、钢笔或一台打字机给报社写点东西赚钱付房租,那就更棒了。要是还有多的钱,我还是会出去旅游,我觉得这样更受用。想到这些,我才觉得此刻的一切更加滑稽和荒谬。在贝尔格莱德,我欠了一个月的房租。我想象着就在此时我的屋子一定会因为破损的屋顶漏水而洪水泛滥,因为现在我没法用盆盆罐罐去接水了。不过说到底,这也没关系,反正屋子是租的,里面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除了欠一个月的房租,我还有其他一些欠款,虽然不算大额,但毕竟是欠了。想到这些,我又不自主地望向了窗外。两只乌鸦飞过公园,越过满是橄榄树和高大柏树的小山,落在了我窗下的一棵橘树上。橘树碧绿的顶端已经开始结出果子。一瞬间,我觉得眼前这一切好像离我的生活那么远。

这是我第一次在塞尔贝罗尼别墅用午餐。来吃午餐前,我刮了胡须,梳了头发,还穿上了我唯一的一件夹克衫。和我坐在一桌的是在美国布兰迪斯大学音乐系教作曲的梅奴迪·温特先生和雅克琳·克里斯基诺娃女士。雅克琳女士在吉尔吉斯斯坦教文学,她同时还是罗马一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她告诉我她正在做二十世

纪小说的对比研究。这位吉尔吉斯斯坦的教授告诉我,自从她来到贝拉焦,她每天早晨都有一种恍惚感,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到底在干什么。我说其实我也有一样的感觉,估计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会一直有这样的感觉。梅奴迪教授是个健谈的人,他倒认为不管怎么说,这里都是一个工作和休息的好地方。对我来说,能待在这样一个地方,无论干点什么都是无法想象的。接下来梅奴迪教授给大家说了几个笑话,我却觉得没有什么好笑的,或者准确点说,我压根没听懂,因为他说英语的语速太快了。一杯红酒下肚后,我出门抽根烟,屋里是禁止吸烟的。这样也好,我正好有了一个很好的借口逃离这样的社交场合。

尽管外面又冷又湿,我还是沿着狭窄的小径来到了树林的深处,那里有一座破旧的城堡,里面还有一座古老的塔,可以看见整个贝拉焦村落。走着走着,我发现自己迷路了,因为我发现自己在转圈,并两次来到了同一个地方——一座喷泉旁。我知道失去方向感说明自己已经有些疲乏了,便决定回到别墅一楼的书房休息片刻。回到那里,我泡了点茶,随手抓起放在桌上的《国际先驱论坛报》——这里居然还提供报纸。报纸上报道里昂足球队以三比二击败了贝尔格莱德红星队,科索沃又有大量的平民伤亡……看到这里,我放下了报纸,突然就没有了读下去的兴趣。我想我应该写点什么了,可是这样的环境除了让人昏昏欲睡,真没有工作的欲望。估计我还没从旅途的劳累中恢复过来吧。我已经很久没有身处这样一个宁静的地方了。渐渐地,我睡着了,这一睡就睡到了晚餐时间。

晚上七点半我打算去吃晚餐时被告知需要戴上领带。我抱歉地告诉他们我并不打算戴上领带。其实我有一条黄色带波点的领带,图案很奇怪,是我临行前夜那个大醉的晚上我的朋友查基为我